

萬 有 文 庫

第一集一千種

王 雲 五 主 編

王 文 成 公 全 書

(二十)

王 守 仁 著



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

殷文有書

編年一書一冊

廣西師範出版社

書金公成文王

（二）

康仁中史



行發商書師教育

書全公成文王

(二十)

著仁守王

國學基本叢書

# 王文成公全書

## 卷三十一 下

山東鄉試錄（弘治甲子 前序已刻前卷）

### 四書

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

負大臣之名。盡大臣之道者也。夫大臣之所以爲大臣。正以能盡其道焉耳。不然。何以稱其名哉。昔吾夫子因季子然之問。以由求可爲大臣。而告之以爲大臣之道。未易舉也。大臣之名。可輕許乎。彼其居於廟堂之上。而爲天子之股肱。處於輔弼之任。而爲羣僚之表帥者。大臣也。夫所謂大臣也者。豈徒以其崇高貴重。而有異於羣臣已乎。豈亦可以奔走承順。而無異於羣臣已乎。必其於事君也。經德不回。而凡所以啓其君之善心者。一皆仁義之言。守正不撓。而凡所以格其君之非心者。莫非堯舜之道。不阿意順旨。以承君之欲也。必繩愆糾繆。以引君於道也。夫以道事君如此。使其爲之君者。於吾仁義之言。說而弗繹焉。則是志有不行矣。其可詘身以信道乎。於吾堯舜之道。從而弗改焉。則是諫有不聽矣。其可枉道以徇人乎。殆必奉身而退。以立其節。雖萬鍾有弗屑也。固將見幾而作。以全其守。雖終日有弗能也。是則以道事君。則能不枉其道。不可則止。則能不辱其身。所謂大臣者。蓋如此。而豈由求之所能及哉。嘗觀夫子許由

求二子以爲國。則亦大臣之才也。已而於此獨不以大臣許之者。豈獨以陰折季氏之心。誠以古之大臣。進以禮。退以義。而二子之於季氏。既不能正。又不能去焉。則亦徒有大臣之才。而無其節。是以不免爲才之所使耳。雖然。比之羈縻於爵祿。而不知止者。不既有間矣乎。

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

盡持敬之功。端九經之本。夫脩身爲九經之本也。使非內外動靜之一於敬焉。則身亦何事而脩哉。昔吾夫子告哀公之問政。而及於此。若曰。九經莫重於脩身。脩身惟在於主敬。誠使內志靜專。而罔有錯雜之私。中心明潔。而不以人欲自蔽。則內極其精一矣。冠冕佩玉。而穆然容止之端嚴。垂紳正笏。而儼然威儀之整肅。則外極其檢束矣。又必克己私以復禮。而所行皆中夫節。不但存之於靜也。遏人欲於方萌。而所由不睨於禮。尤必察之於動也。是則所謂盡持敬之功者如此。而亦何莫而非所以脩身哉。誠以不一其內。則無以制其外。不齊其外。則無以養其中。脩身之道未備也。靜而不存。固無以立其本。動而不察。又無以勝其私。脩身之道未盡也。今焉制其精一於內。而極其檢束於外。則是內外交養。而身無不脩矣。行必以禮。而不戾其所存。動必以正。而不失其所養。則是動靜不違。而身無不脩矣。是則所謂端九經之本者如此。而亦何莫而不本於持敬哉。大抵九經之序。以身爲本。而聖學之要。以敬爲先。能脩身以敬。則篤恭而天下平矣。是蓋堯舜之道。夫子舉之以告哀公。正欲以興唐虞之治於春秋。而子思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後者。亦以明其所傳之一致耳。後世有能舉而行之。則二帝三王之治。豈外是哉。斯固子思之意也。

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。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己飢之也。

聖人各有憂民之念。而同其責任之心。夫聖人之憂民。其心一而已矣。所以憂之者。雖各以其職。而其任之於己也。曷嘗有不同哉。昔孟子論禹稷之急於救民。而原其心以爲大禹之平水土也。雖其所施無非決川距海之功。而民可免於昏墊矣。然其汲汲之心。以爲天下若是其廣也。吾之足迹。既有所未到之地。則夫水之未治者。亦必有之矣。水之汎濫。既有所不免之地。則夫民之遭溺者。亦容有之矣。夫民之陷溺。由水之未治也。吾任治水之責。使水有不治。以溺吾民。是水之溺民。卽吾之溺民也。民之溺於水。實吾之溺之也。吾其救之可不急乎。后稷之教稼穡也。雖其所爲無非播時百穀之事。而民可免於阻飢矣。然其遑遑之心。以爲萬民若是其衆也。吾之稼穡。固未能人人而面誨矣。能保其無不知者乎。民之樹藝。既未能人人而必知矣。能保其無不飢者乎。夫民之有飢。由穀之未播也。吾任播穀之責。使穀有未播。以飢吾民。是飢之厄民。卽吾之厄民也。民之飢於食。實吾之飢之也。吾其拯之可以緩乎。夫禹稷之心。其急於救民。蓋如此。此其所以雖當治平之世。三過其門而不入也歟。雖然。急於救民者。固聖賢憂世之本心。而安於自守者。又君子持己之常道。是以顏子之不改其樂。而孟子以爲同道於禹稷者。誠以禹稷顏子莫非素其位而行耳。後世各徇一偏之見。而仕者以趨時爲通達。隱者以忘世爲高尚。此其所以進不能憂禹稷之憂。而退不能樂顏子之樂也歟。

易

先天而天弗違。後天而奉天時。

大人於天。默契其未然者。奉行其已然者。夫大人與天。一而已矣。然則默契而奉行之者。豈有先後之間。

哉。昔文言申乾九五爻義。而及此意。謂大人之於天。形雖不同。道則無異。自其先於天者言之。時之未至。而道隱於無。天未有爲也。大人則先天而爲之。蓋必經綸以造其端。而心之所欲。暗與道符。茲成以創其始。而意之所爲。默與道契。如五典未有也。自我立之。而與天之所敍者。有脗合焉。五禮未制也。以義起之。而與天之所秩者。無差殊焉。天何嘗與之違乎。以其後於天者言之。時之既至。而理顯於有。天已有爲也。大人則後天而奉之。蓋必窮神以繼其志。而理之固有者。祇承之而不悖。知化以述其事。而理之當行者。欽若之而不違。如天敍有典也。立爲政教。以道之。五典自我而敦矣。天秩有禮也。制爲品節。以齊之。五禮自我而庸矣。我何嘗違於天乎。是則先天不違。大人即天也。後天奉天。天即大人也。大人與天。其可以一視之哉。此九五所以爲天下之利見也歟。大抵道無天人之別。在天則爲天道。在人則爲人道。其分雖殊。其理則一也。衆人牴於形體。知有其分。而不知有其理。始與天地不相似耳。惟聖人純於義理。而無人欲之私。其禮即天地之體。其心即天地之心。而其所以爲之者。莫非天地之所爲也。故曰。循理則與天爲一。

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

天地顯自然之數。聖人法之以作經焉。甚矣。經不徒作也。天地不顯自然之數。則聖人何由而法之。以作經哉。大傳言卜筮。而推原聖人作易之由。其意蓋謂易之用也。不外乎卜筮。而易之作也。則法乎圖書。是故通於天者。河也。伏羲之時。天降其祥。龍馬負圖而出。其數則以五生數。統五成數。而同居其方。是爲數之體焉。中於地者。洛也。大禹之時。地呈其瑞。神龜載書而出。其數則以五奇數。統四偶數。而各居其所。是爲數之用焉。圖書出矣。聖人若何而則之。彼伏羲則圖以畫卦。虛五與十者。太極也。積二十之奇。而合二

十之偶。以一二三四而爲六七八九。到儀象之體立矣。析四方之合。以爲乾坤坎離。補四隅之空。以爲兌震巽艮。則八卦之位定矣。是其變化無窮之妙。何莫而不本於圖乎。大禹則書以敘疇。實其中五者。皇極也。一五行而二五事。三八政而四五紀。第於前者有序而不亂也。六三德而七稽疑。八庶徵而九福極。列於後者有條而不紊也。是其先後不易之序。何莫而不本於書乎。吁。聖人之作易。其原出於天者如此。而卜筮之用所以行也。歟。大抵河圖洛書。相爲經緯。八卦九章。相爲表裏。但伏羲先得乎圖。以畫卦。無所待於書。大禹獨得乎書。以敘疇。不必考於圖耳。若究而言之。則書固可以爲易。而圖亦可以作範。又安知圖之不爲書。書之不爲圖哉。噫。理之分殊。非深於造化者。其孰能知之。

### 書

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。以義制事。以禮制心。垂裕後昆。予聞曰。能自得師者王。

大臣告君。旣勉其脩君道。以貽諸後。必證以隆師道而成其功。夫君道之脩。未有不隆師道而能致者也。大臣之論如此。其亦善於告君者哉。吾想其意。若謂新德固所以屬人心。而建中斯可以盡君道。吾王其必勤願諛之功。以明其德。求此中之全體。而自我建之。以爲斯民之極也。操日躋之敬。以明夫善盡。此中之妙用。而自我立之。以爲天下之準也。然中果何自而建邪。彼中見於事。必制以吾心之裁制。使動無不宜。而後其用行矣。中存於心。必制以此理之節文。使靜無不正。而後其體立矣。若是。則豈特可以建中于民而已邪。本支百世。皆得以承懿範於無窮。而建中之用。綽乎其有餘裕矣。子孫千億。咸得以仰遺矩於不墜。而建中之推恢乎。其有餘地焉。然是道也。非學無以致之。蓋古人之言。以爲傳道者。師之責。人君苟



能以虛受人。無所拂逆。則道得于己。可以爲建極之本。而王者之業。益以昌大矣。考德者師之任。人君果能願安承教。無所違拒。則德成于身。足以爲立準之地。而王者之基。日以開拓矣。是則君道脩而後。其及遠。師道立而後。其功成。吾王其可以不勉於是哉。抑嘗反覆仲虺此章之旨。懋德建中。允執厥中之餘緒也。制心制事。制外養中之遺法也。至於能自得師之一語。是又心學之格言。帝王之大法。則仲虺之學。其得于堯舜之所授受者深矣。孟子敍道統之傳。而謂伊尹萊朱爲見而知者。而說者以萊朱爲仲虺。其信然哉。

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

大臣勉賢王之爲治。惟在嚴以遠小人。而專于任君子也。蓋君子小人之用舍。天下之治忽繫焉。人君立政。可不嚴于彼而專于此哉。周公以是而告成王。意豈不曰。立政固在於用人。而非人適所以亂政。彼吉士之不可舍。而儉人之不可用。蓋自昔而然矣。繼今以立政。而使凡所以治其民者。不致苟且。而因循。則其施爲之詳。固非一人所能任也。而將何所取乎。繼此以立政。而使凡所謂事與法者。不致懈怠。而廢弛。則其料理之煩。亦非獨力所能舉也。而將何所用乎。必其於儉人也。去之而勿任。於吉士也。任之而勿疑。然後政無不立矣。蓋所謂儉人者。行僞而堅。而有以飾其詐言。非而辯。而有以亂其真者也。不有以遠之。將以妨吾之政矣。必也嚴防以塞其倖入之路。慎選以杜其躁進之門。勿使得以戕吾民。壞吾事。而撓吾法焉。所謂吉士者。守恆常之德。而利害不能怵。抱貞吉之操。而事變不能搖者也。不有以任之。無以成吾之治矣。必也推誠信而彼此之不疑。隆委託而始終之無間。務使得以安吾民。濟吾事。而平吾法焉。吁。嚴

以去之。則小人無以投其釁。專以任之。則君子有以成其功。國家之治也。其以是歟。抑考之於書。禹益伊傅周召之告君。至君子小人之際。每致意焉。蓋君德之隆替。世道之升降。其原皆出于此。非細故也。秦漢以下。論列之臣。鮮知此義。惟諸葛孔明之言曰。親君子。遠小人。先漢所以興隆也。其意獨與此合。故論者以爲三代之遺才云。

詩

不遑啓居玃狁之故

戍者自言勞之未息。由患之未息也。夫玃狁之患。不可以不備。則戍役之勞。自有所不免矣。王者於遣戍之時。而代爲之言。若此。所謂敝其情而風之以義者歟。此詩之意。蓋謂人固有不能忘之情。然亦有不容己之義。彼休息之樂。吾豈獨無其情乎。啓居之安。吾寧獨無其念乎。誠以王命出戍。則此身旣已屬之軍旅。而勢不容於自便耳。是以局促行伍之間。奔走風塵之下。師出以律。而號令之嚴。其敢違。軍法有常。而更代之期。何敢後。則吾雖有休息之情。而固所不暇矣。雖懷啓居之念。而亦所不遑矣。然此豈上人之故欲困我乎。豈吾君之必欲勞我乎。誠以玃狁猶夏。則是舉本以衛夫生靈。而義不容於自己耳。彼其侵擾疆場之患。雖亦靡常。而憑陵中國之心。實不可長。使或得肆猖獗。則腥羶之憂。豈獨在於廊廟。如其乘間竊發。則塗炭之苦。遂將及於吾民。是我之不遑休息者。無非保父室家而玃狁之是備也。我之不暇啓居者。無非靖安中國而外寇之是防也。吁。敝其勤苦悲傷之情。而風以敵愾勤王之義。周王以是而遣戍役。此其所以勞而不怨也。歟。大抵人君之爲國。好戰則亡。忘戰則危。故用兵雖非先王之得已。而卽戎之訓。

亦有所不敢後也。觀此詩之遣戍，不獨以見周王重於役民，憫惻哀憐，不容己之至情，而亦可以見周之防禦嚴狃於平日者。蓋亦無所不至，故嚴狃之在三代，終不得以大肆其荼毒。後世無事，則懈弛，有事則張皇，戒之不靖也，有由然哉。

孔曼且碩萬民是若

新廟制以順人心。詩人之頌魯侯也。夫人君之舉動，當以民心爲心也。魯侯脩廟而有以順乎民焉。詩人得不頌而美之乎。魯人美僖公之脩廟而作是詩。及此，謂夫我公之脩廟也，材木盡來甫之良，經畫殫奚斯之慮，意以卑宮之險，可以自奉，而非致孝乎鬼神，則新廟之作，雖甚曼焉，亦所宜矣。茅茨之陋，可以自處，而非敬事其先祖，則新廟之脩，雖甚碩焉，亦非過矣。是以向之卑者，今焉增之使高，而體制極其巍峨。蓋斯革斯飛，孔曼而長也。向之隘者，今焉拓之使廣，而規模極其弘遠。蓋閑如弈如，且碩而大也。然廟制之極美者，豈獨以竭我公之孝思，實所以從萬民之仰望。蓋以周公皇祖德洽下民，而廟之弗稱，固其所願改作也。今之孔曼，亦惟民之所欲是從耳。澤流後世，而廟之弗緝，固其所願脩治也。今之孔碩，亦惟吾民之所願是順耳。是以向之有憾於弗稱者，今皆翕然而快睹，莫不以爲廟之曼者宜也，非過也。向之致怨于弗緝者，今皆欣然而滿望，莫不以爲廟之碩者非過也，宜也。吁，廟制脩於上，而民心順於下，則其舉事之善於此可見，而魯公之賢，亦可想矣。抑考魯之先君，自伯禽以下，所以懷養其民人者，無非仁愛忠厚之道，而周公之功德，尤有以衣被而漸漬之，是以其民久而不忘。雖一廟之脩，亦必本其先世之澤，而頌禱焉。降及秦漢干戈之際，尙能不廢弦誦，守禮義爲主死節，而漢高不敢加兵，聖人之澤，其遠矣哉。

春秋

楚子入陳（宣公十一年）楚子圍鄭 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 楚子滅蕭

晉人宋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（俱宣公十二年）

外兵順而伯國自褻其威。既可貶外兵。黷而伯國徒禦以信。尤可譏。此楚以爭伯爲心。而晉失待之道。春秋所以兩示其法也。自夫晉景無制中夏之略。而後楚莊有窺北方之圖。始焉縣陳以討罪也。而徵舒就戮。繼焉入鄭。以貳已也。而潘尙遂盟。一則討晉之所未討。一則平鄭之所欲平。是雖未免以力假仁。然其義則公。其辭則順矣。晉欲強之。必脩德以俟。觀釁而動。斯可也。顧乃與無名之師。而師之以林父。楚子退師矣。而猶欲與之戰。先穀違命矣。而不能行其辟。遂致邲戰。既北。而晉遂不支。則是主晉之師者。林父也。棄晉之師者。林父也。責安所逃乎。春秋於陳書入。於鄭書圍者。所以滅楚之罪。而于邲之戰。則獨書林父以主之用。以示失律喪師之戒也。自夫晉人之威。既褻。而後楚人之勢益張。伐蕭不已。而圍其城。圍蕭不已。而潰其衆。以吞噬小國之威。爲恐動中華之計。是其不能以禮制心。而其志已盈。其兵已黷矣。晉欲禦之。必信任仁賢。脩明政事。斯可也。顧乃爲清丘之盟。而主之以先穀。不能強於爲善。而徒刑牲歃血之是崇。不能屈於羣策。而徒要質鬼神之是務。故其盟亦隨敗。而晉卒不競。則是主斯盟者。喪師之穀也。同斯盟者。列國之卿也。責安所歸乎。春秋不稱蕭潰。特以滅書者。所以斷楚之罪。而清丘之盟。則類貶列卿而人之用。以示謀國失職之戒也。吁。楚莊之假仁。晉景之失策。不待言說。而居然於書法見之。此春秋之所以爲化工歟。抑又論之。仗義執言。桓文之所以制中夏者也。晉主夏盟。雖世守是道。猶不免爲三王之

罪人而又拜其先人之家法而棄之。顧汲汲於會狄伐鄭。而以討陳遺楚。使楚得風。示諸侯於辰陵。則是時也。雖邲之戰不敗。清丘之盟不渝。而大勢固已屬之楚矣。嗚呼。孔子沐浴之請。不用於哀公。而魯替董公縞素之說。見用於高帝。而漢興。愚於是而重有感也。

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（昭公五年）

春秋紀外兵而特進夫遠人。以事有可善而類無可絕也。蓋君子與人爲善。而世類之論。亦所不廢也。然則徐越從楚伐吳。而春秋進之者。非以此哉。慨夫慶封就戮。楚已見銜於吳。東鄙告入。吳復致怨於楚。至是楚子內摟諸侯外連徐越。而有伐吳之役。然何以見其事有可善邪。蓋慶封之惡。齊之罪人也。吳子納而處之。是爲崇惡。楚子執而戮之。是爲討罪。彼曲此直。公論已昭於當時矣。夫何吳子違義舉兵。困三邑之民。報朱方之憾。豈非狄道哉。楚子率諸侯以伐之。聲崇惡之過。問違義之由。是乃以有名而討無名。以無罪而討有罪也。揆之彼善於此之義。固有可善者矣。又何以見其類無可絕邪。蓋徐越之夷。夏之變於夷者也。徐本伯益之後。越本大禹之後。元德顯功。先世嘗通於周室矣。惟其後人瀆禮稱王。甘心於僭僞。得罪於典常。故爲狄道耳。君子正王法以黜之。上雖不使與中國等。下亦不使與夷狄均。蓋以後人之僭僞。固法所不貸。而先世之功德。亦義所不泯也。揆之賞延于世之典。殆非可絕者歟。夫事既有可善類。又無可絕。故越始見經。而與徐皆得稱人。聖人以爲楚之是伐。比吳爲善。其從之者。又皆聖賢之後。則進而稱人可也。春秋之慎於絕人也如是夫。抑論吳楚在春秋。亦徐越而已矣。吳以泰伯之後而稱王。楚以祝融之後而稱王。故春秋亦以待徐越者待之。猾夏則舉號慕義則稱人。及其浸與盟會。亦止於稱子。曾不

得以本爵通焉。蓋待之雖恕。而其法固未始不嚴也。然則僭僞者其能逃於春秋之斧鉞邪。

### 禮記

#### 君子慎其所以與人者

君子之所謹者。交接之道也。夫君子之與人交接。必有其道矣。於此而不謹。烏能以無失哉。記禮器者。其旨若曰。觀禮樂而知夫治亂之由。故君子必慎夫交接之具。君子之與人交接也。不有禮乎。而禮豈必玉帛之交錯。凡事得其序者皆是也。禮之得失。人之得失。所由見。是禮在所當慎矣。不有樂乎。而樂豈必鐘鼓之鏗鏘。凡物得其和者皆是也。樂之邪正。人之邪正。所從著。是樂在所當慎矣。君子於和序之德。固嘗慎之於幽獨之地。而於接人之際。又和序之德所從見也。其能以無慎乎。君子於禮樂之道。固嘗謹之於制作之大。而於與人之時。亦禮樂之道所由寓也。其可以不謹乎。故其與人交接也。一舉動之微。若可忽矣。而必兢兢焉。常致其檢束。務有以比於禮。而比於樂。其與人酬酢也。一語默之細。若可易矣。而必業業焉。恆存夫戒謹。務有以得其序。而得其和。所與者。鄉邦之賤士。而其笑語率獲肅然。大賓是接也。况其所與之尊貴乎。所對者。閭閻之匹夫。而其威儀卒度。嚴乎大祭是承也。况其所對之嚴憚乎。君子之慎其所與。與人者如此。此其所以動容周旋。必中夫禮樂。而無失色於人也。歟。抑論禮樂者。與人交接之具。慎獨者。與人交接之本也。君子戒慎於不睹不聞。省察於莫見莫顯。使其存於中者。無非中正和樂之道。故其接於物者。自無過與不及之差。昔之君子。乃有朝會聘享之時。至於失禮而不自覺者。由其無慎獨之功。是以陽欲掩之。而卒不可掩焉耳。故君子而欲慎其所以與人。必先慎獨而後可。

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

內感而外必應。上感而下必應。夫君之於民猶心之於身也。雖其內外上下之不同。而感應之理何嘗有異乎。昔聖人之意。謂夫民以君爲心也。君以民爲體也。體而必從夫心。則民亦必從夫君矣。彼其心具於內。而體具於外。內外之異勢。若不相蒙矣。然心惟無好則已。一有所好。而身之從之也。自有不期然而然。如心好夫采色。則目必安夫采色。心好夫聲音。則耳必安夫聲音。心而好夫逸樂。則四肢亦惟逸樂之是安矣。發於心而慊於己。有不勉而能之道也。動於中而應於外。有不言而喻之妙也。是何也。心者身之主。心好於內。而體從於外。斯亦理之必然歟。若夫君之於民。亦何以異於是。彼其君居於上。而民居於下。上下之異分。若不相關矣。然君惟無好則已。一有所好。而民之欲之也。亦有不期然而然。如君好夫仁。則民莫不欲夫仁。君好夫義。則民莫不欲夫義。君而好夫暴亂。則民亦惟暴亂之是欲矣。倡於此而和於彼。有不令而行之機也。出乎身而加乎民。有不疾而速之化也。是何也。君者民之主。君好於上。而民從於下。固亦理之必然歟。是則內外上下本同一體。而此感彼應。自同一機。人君之於民也。而可不慎其所以感之邪。抑論之身固必從乎心矣。民固必從乎君矣。抑孰知心之存亡有繫於身。而君之存亡有繫於民乎。爲人君者。但知下之必從夫上。而不知上之存亡有繫於下。則將恣己徇欲。惟意所爲。而亦何所忌憚乎。故夫子於下文必繼之曰。君以民存。亦以民亡。噫。可懼乎。

論

人君之心惟在所養

人君之心。顧其所以養之者何如耳。養之以善。則進於高明。而心日以智。養之以惡。則流於汙下。而心日以愚。故夫人君之所以養其心者。不可以不慎也。天下之物。未有不得其養而能生者。雖草木之微。亦必有雨露之滋。寒煖之劑。而後得以遂其暢茂條達。而况於人君之心。天地民物之主也。禮樂刑政教化之所自出也。非至公無以絕天下之私。非至正無以息天下之邪。非至善無以化天下之惡。而非其心之智焉。則又無以察其公私之異。識其邪正之歸。辯其善惡之分。而君心之智否。則固繫於其所以養之者也。而可以不慎乎哉。君心之智。在於君子之養之。以善也。君心之愚。在於小人之養之。以惡也。然而君子小人之分。亦難乎其爲辯矣。人心惟危。道心惟微。堯舜之相授受。而所以丁寧反覆者。亦維以是。則夫人君之心。亦難乎其爲養矣。而人君一身。所以投閒抵隙而攻之者。環於四面。則夫君心之養。固又難乎其無間矣。是故必有匡直輔翼之道。而後能以養其心。必有洞察機微之明。而後能以養其心。必有篤確精專之誠。而後能以養其心。斯固公私之所由異。邪正之所從分。善惡之所自判。而君心智愚之關也。世之人。孰不欲其心之公乎。然而每失之於邪也。孰不欲其心之善乎。然而每失之於惡也。是何也。無君子之養也。養之以君子。而不能不間之。以小人也。則亦無惑乎其心之不智矣。昔者太甲顛覆典刑。而卒能處仁遷義。爲有商之令主。則以有伊尹之聖。以養之。成王孺子。襁褓而卒能祇勤于德。爲成周之盛王。則以有周公之聖。以養之。桀紂之心。夫豈不知仁義之爲美。而卒不免於荒淫敗度。則其所以養之者。惡來飛廉之徒也。嗚呼。是亦可以知所養矣。人雖至愚也。亦寧無善心之萌。雖其賢智也。亦寧無惡心之萌。於其善心之萌也。而有賢人君子。擴充培植於其間。則善將無所不至。而心日以智矣。於其惡心之萌也。而有



小夫儉人引誘逢迎於其側。則惡亦無所不至。而心日以愚矣。故夫人君而不欲其心之智焉。斯已矣。苟欲其心之智。則賢人君子之養。固不可一日而缺也。何則。人君之心不公則私。不正則邪。不善則惡。不賢人君子之是與。則小夫儉人之是狎。固未有漠然中立而兩無所在者。一失其所養。則流於私。而心之智蕩矣。入於邪。而心之智惑矣。溺於惡。而心之智亡矣。而何能免於庸患之歸乎。夫惟有賢人君子以爲之養。則義理之學。足以克其私心也。剛大之氣。足以消其邪心也。正直之論。足以去其惡心也。擴其公而使之日益大。扶其正而使之日益強。作其善而使之日益新。夫是之謂匡直輔翼之道。而所以養其心者有所賴。然而柔媚者近於純良。而寬儉者類於剛直。故士有正而見斥。人有儉而獲進。而卒無以得其匡直輔翼之資。於是乎慎釋而明辯。必使居於前後左右者無非賢人君子。而不得有所混淆於其間。夫是之謂洞察幾微之明。而所以養其心者無所惑。然而梗直者難從。而諂諛者易入也。拂忤者難合。而阿順者易親也。則是君子之養未幾。而小人之養已隨。養之以善者方退。而養之以惡者已入。故夫人君之於賢士君子。必信之篤。而小人不得以間。任之專。而邪佞不得以阻。并心悉慮。惟匡直輔翼之是資焉。夫是之謂篤確專一之誠。而所以養其心者不至於有鴻鵠之分。不至於有一暴十寒之間。夫然後起居動息無非賢士君子之與處。而所謂養之以善矣。夫然後私者克。而心無不公矣。邪者消。而心無不正矣。惡者去。而心無不善矣。公則無不明。正則無不達。善則無不通。而心無不智矣。夫然後可以絕天下之私。可以息天下之邪。可以化天下之惡。可以興禮樂脩教化。而爲天地民物之主矣。而此何莫而不在於其所養邪。何莫而不在於養之以善邪。人君之心。惟在所養。范氏之說。蓋謂養君心者言也。而愚之論。則以爲非人